

人物風俗制度叢談

甲集

瞿兌之著



388
6683

人物風俗制度叢談序

隨筆之書，人皆喜讀，余尤嗜之若性命。既曠觀羣籍，竊慕纂述之業，知古人斐然有作，皆由此鑒積而成。如獮祭魚，如蠶吐絲，既得精英，遂棄糟粕，遠如顧亭林，近如龔理初，所就尤偉。又觀俞曲園陳東塾治學之方，亦復如此。舍此固無由矣。然學出雜家，不專一轍。昔賢之作，常苦凌雜瑣屑，讀者如入五都之市，目迷口哆，擷取爲艱。因發憤以爲最有益之學，莫如討人物事蹟之墜逸，溯風俗制度之變遷，而尤以屬於近代之事，易於傳記者，若能萃爲一編，大則可以考見時代升降文化遞嬗之迹，小亦足以匡謬正俗，裨益見聞。人間何世，歲不我與。爰發篋先寫定爲人物風俗制度叢談甲集。所錄大抵以近代爲主。昔在丁丑，嘗爲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，與此書雖有近似處，而實不相襲，彼所已有，此即從略。惟昔年又有種廬所聞錄一書，卷帙無多，其中約四分之一采入此編。寫定之後，續有所得，不復追加，當別爲乙集以行。凡隨筆之書，首貴資料豐富，而事物善變包舉甚難。歲益月增，固容齋洪氏之例也。近序徐君一士類稿，詳明掌故考證之難。余於徐君，無能爲役。然取舍必慎，徵引必實，則所裨差同，覽者詳焉。焉逢諸叢孟冬兌之自序

本縣。

河北省滿城涿縣間相傳有所謂老人村者，頗與柏類。余曾於民國二十一年間詢諸滿城縣令蔣君善國，蔣君歸而詳爲調查，於河北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發表會勘三坡紀略一文，實關係民風國政之大文字也。茲參酌其詞，略加申引，錄之於左，以鑒好異聞者。

先是民國十八年，有涿縣入郭楨者，具呈北平軍事當局，自言有祖遺明崇禎時所賜三川三坡之地，毗連宛平房山涿縣易縣涿水廣昌六縣，面積四百餘里，即以房山一隅而論，有地三千餘頃，樹數千萬株，明代即招佃分種，當時四至立碑，迨李自成兵敗，其部下佔據川坡，而郭氏尙存明末賜地龍票及明清兩朝糧串，請將全地由國家收回，按照旗產官產變價，林木亦估值招買云云。旋由河北省政府查明郭相遷涿僅四世，其呈文係偽造，然其年十月，又有人具呈清軍入關圈地賞功，曾將該地一段賜給皇室羅王，約十分之一，其後即將賜地轉賣與王學詩之祖嗣之，乾隆間郭裔有名義山者，因進銅六十萬斤，高宗將川坡之地發還，并頒給御書封典，歷年以來，生齒繁衍，六縣官憲向置不問，民間遂選舉領袖，分爲五段，董理其事，號爲老人，儼如海外桃源，並不繳納課稅。

按以上之敘述，乃知老人村爲確有之事實，特傳說展轉，附會不免齊東之譏，然固猶有脈絡可尋也。

考明史所記近畿皇莊不一而足，如李敏傳言：

鄉村名。是說也，出自土人，必有其據。然余則竊疑三坡爲山坡之訛，山坡者山民以梯田爲生，故以山坡爲地之總名耳。

據蔣君所述三坡風俗之特異者，一爲婦女行腳及弓鞋之式，袴腿寬六七寸，圍繞甚厚，而以紅帶束之，其袴則淺幫平底，近尖處其幫尤淺，內不着襯鞋，亦無襪，只以布纏裹之，鞋尖有鉤向上，鞋前幫容易脫落，故鞋面須用帶勒束。余按不襪而纏此正古制。鞋尖向上即史記所謂利屣，其在宮裝則上銜明珠作鳳翹，古圖書中所見亦如是，大抵山居之民易存古俗，其爲舊日中原遺民證一。

又婦人頭髮多係前面蓬起，一如日本婦女裝梳，後梳捫髻，髻約長五六寸，下端爲半圓形，如垂梁，用粗紅繩紮成，間有梳髻於頂，如古時之宮裝，亦有於腦後梳二圓髻者，此亦近於古風。

其爲舊日中原遺民證二。

又其人語音甚濁，不能讀而字，呼兒子爲楔子，余按古音而字屬支韻，應讀如夷，今粵語正然。兒子讀爲楔子，蓋當爲息子。唐以前俗呼兒爲息故也。若余之推斷不誤，則其人獨能保存古語音，必爲金元之際胡風所未漸波之地，此至罕而可珍之史料也。其爲舊日中原遺民證三。

蔣君又在鎮廣村之九龍廟中發見石香爐，有元朝年號，以爲三坡人民必在元朝以前遷入，此其爲舊日中原遺民證四矣。

長生庫

典當本起於僧寺。老學庵筆記云，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，謂之長生庫，極爲鄙惡。予案聖朝彬嘗以東學親長沙寺庫質錢，後贖還於學東中得金五兩送還之，則此事亦已久矣。庸僧所爲古今一轍，可設法嚴絕之也。則宋時僧寺以此牟利爲人所憎之實狀可想。又考夷堅志云，永寧寺羅漢院孝業輩行本錢啓質庫儲其息以買度牒，謂之長生庫。鄱陽并諸邑無間禪律悉爲之。院僧行收擇其徒習禪主掌出入，慶元三年四月廿九日將結月簿點檢架物失去一金釵云云，述其制尤確。

五代史慕容彥超傳云，在鎮（覺州）嘗置庫質錢，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，主更久之乃覺，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，盡徙其金帛於他所，而以盜告，彥超即榜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，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質云云。則五代時其制已遍行矣。

木工厭勝

余於所著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中雜錄木工厭勝傳說，茲又得數事皆較古者。

廣記一百廿八引逸史，唐王屋主簿公孫綽到官數月，暴疾而殞，未及葬，縣令獨在廳中，見公孫來曰

又常熟某氏建一新室，後生女多不貞，二三世皆然，一日春暈而緝之，於椽間得一木刻女子，住三四男淫褻，急去之，帷薄始清。予待罪處州太守時，其大堂五楹，雖極軒敞壯麗，但造自嘉靖末，未免年深，少有缺側。窺其梁柱有朽者，命匠人以斧頭敲響，以定其中空實，敲至正中西柱，匠人睨而笑曰，此中有物。竭力一擊，乃開大穴，內藏木刻人頭耳目畢具，如梳口大，予不以爲怪，亟投諸火。其時康熙三十一年，予舉卓異，隨遷江西九江觀察副使，代予者爲劉起龍，今六十餘年矣。安然無恙。歷考府志，自嘉靖至今太守能循資而升者絕少，豈真營造時果爲木工所魔鎖邪。

閱微草堂筆記，從弟東白宅在村西井畔後，前未爲宅時，繚以周垣，環築土屋。其中有屋數間，夜中輒有叩門聲，雖無他故，而居者恒病不安，一日門旁牆圯出一木人作張手叩門狀，上有符篆，乃知工匠有嫌於主人作是鎖脈也。

崑山孫承淮花箋錄有云，（不知轉引何書）周櫟園家居，命匠營造室宇，俗以上舉日主自白遣帶匠頭，始視吉語不爲魔禁術。周慢視不信，且以斷藝不謹，遽加譴責，家人爲言，愈斥其妄。落成後，櫟園坐廳事宴客，聞梁際剝啄聲，鼠矢亂落如雨，汗飯甬間，幾至不能加匕箸，方疑新室何來鼠耗，復問撲聲墮落鼠如蒼狗繞地而走，家人輩擊以杖，倏不見，周患其不祥，命移坐更酌，旋視鼠矢悉木屑，始悟爲魔術。周至夜秉燭獨坐以伺其異，忽有裸體男子懸階而升，舞手蹈足，視其面貌與己無二。

，冷清清昏和曉，煎熬，眼巴巴暮又朝。（慶東原）上衙門蜂爭鬧，望委牌似蠟老盤熬，坐客廳還故意商談笑，有的說出洋捕盜（佐雜獲盜以知縣用），有的說雁塔名標（即用），有的說泰逢大挑，有的說學司馬題橋（捐納），有的說因公掛誤，引見重來到。（喬木查）正說時，百台來到了，忙向旁邊靠。又一會六大三陽都已到，無限跟班，笑語喧囂。（攪箏琶）俺已向旁邊靠，奈從者勢偏驕，爭路走雙手交推，站地立更拋人在腦，俺只得背着臉扭着腰，暗裏鑾轎休憫，沒威權敢自驕，是個閒曹。（沈醉東風）停一會手版紛紛俱下了，值堂的肚挺盤高，說現任官入內堂，候捕官請回轎。看他形景心如搗，奈一個番錢不在腰，也只得強從容，少安毋躁。（滴滴金）說前望遠期，黎明行禮要站班各廟，一見心慌了，蠟燭難熬，點心又欠如何能早，待不去啊，又愁上台着惱。（折杆令）聽護樓四鼓初交，黑地倉皇覓套尋袍，急喚茶湯，無人來管，跟班還故意伸腰，寧耐他嚶嚶絮叨，一個說米少難熬，一個說鞋破難跑，纔氣得滿肚盤纏，又氣得滿腹咆哮。（雁兒落帶得勝令）前回舊道行，此日新官到，送迎兩處忙，沒個閒錢鈔，花球路非遙，小艇價偏高，促坐人三五，慌忙趁早潮，搖搖，口得船相靠，灘腰，何曾站得牢。（落梅風）窮愁積，豪氣消，難說完百般懊惱，客中愁問何時了，待歸休，盤纏何靠。（沽美酒）翠春的前只將柴米焦，那離家的更關心骨肉拋，但聽得故半年荒便魂掉了，還有那雙親滿老，怕做蔡中郎哭溝壑爹娘餓殍。（太平令）却幸的時清晏，外夷叛服，恤寒酸，

宜，頓看顏色變，和風忽迅雷，霹靂疾如電，那知及別人，溫顏蒙注眷，何彼獨嘻嘻，而我逢澹澹，告退出官衙，紛紛鳥獸散，得意人欣然，失意心猶戰，同是一僚屬，如何判冰炭，用巧與用拙，原難同一貫，我服潘安仁，早爲立本傳。尙有伺接差及朝望賀兩首，同一窮形盡相。

又載雲慎甫游宦述懷云，（北醉太平）書卷緩拋，官運初交，文憑執照仰銓曹，限程期費綠，想當初只望龍門躍，到如今風塵下更偏潦倒，吃緊的個中經緯費推敲，試聽俺細道。（北黃鶯醉花陰）但只見蟒袍補服般般俏，簇新鮮環珞玳瑁，分攜著傘扇旗幟紅黑帽，又聽得平上去入四聲號（俗語紅黑帽唱道四聲平上去入），休誇他意真豪，也須知清慎勤要占何條，更有那守儉爲當書上考。（南畫眉序）書札紛紛到，幕友長隨在，不了，要逢迎當道，怕得罪同僚，有那大來頭任意撈刀，那帶肚的作怪蹊蹺，門印倉道歹嫌好，分股子爭多競少。（北喜遷鶯）百里的公文來調，插翼的內札相招，端只爲案情中供看多潦草，沒奈何打疊行裝上省跑，茶號房噪，小三行找（各衙門執事人夫爲小三行），只這裏到時吵得個昏頭搭腦，裏見時嚇得個魄散魂消。（南歸早歡）接傳單過境流落到，大馬驕那件能饒，只指望辦過去貪圖討好，怎知道威權輩偏會發標，可憐力又耗氣又淘，靚酸舌撒復唇焦，掙得個嚴參與降調，幸喜霹靂雷遭雨點小，不過是賠錢煩惱。（南絕世佳）公私擾擾，打抽豐乾和濕不能少，寫知單多和寡須趁早，稍遲延差役家丁到署吵，正項銀錢難繳，陋規銀錢難要，并不是甘做那賴醉

又云，各縣典史爲誼外官，古俱稱吏攢而已，然往往亦擅作威福，有爲作十字令者。一命之榮稱得，兩片竹板拖得，三十條銀領得，四鄉地保傳得，五下嘴巴打得，六角文書發得，七品堂官舉得，八字衙門開得，九品浦那借得，十分高興不得。曲終奏雅，則非但雅謔而且官箴矣。

又云，州縣衙參情狀各省大略相同，桂林有分段編爲戲詞者，尤堪嗜飯。一曰烏合，二曰蠅聚，三曰鵲噪，四曰鵲立（站司道班），五曰鶴警，六曰烏趨，七曰魚貫，八曰驚伏，九曰蛙坐，十曰猿獻（謝茶），十一曰鴨聽，十二曰狐疑，十三曰蟹行，十四曰鴉飛，十五曰虎威（各喊與夫），十六曰狼餐，十七曰牛眠，十八曰蟻夢。

吳風

黃省曾著吳風錄，於江南風俗形容甚備，雖譏貶不無過甚，亦志地采風者所不可忽也。全錄於左。

自吳王闔閭造九曲路以游姑胥之臺，臺上立春風宮爲長夜之飲，作天池，泛青龍舟，舟中盛致妓樂，日與西施爲嬉。白居易治吳則與客滿蟬態輩十妓遊宿湖島。至今吳中士夫畫船遊泛攜妓登山，而虎丘則以太守胡纘宗創造臺閣數重，增益勝眺，自是四時遊客無寥寂之日，寺如喧市，妓女如雲，而它所則春初西山踏青，夏則泛觀荷蕩，秋則桂嶺九月登高，鼓吹沸川以往。

